

面平坦,水流分散并经常迁移,于是把三角洲切割成条状岭地,岭地之间则成为泻湖。“禹贡黄河”的河口段被称作“逆河”,由河水和海潮往回相逆而得名,所以在这些岭地的土壤中也可见到有孔虫化石,但这并不排斥其形成与黄河泥沙有关。

河北省黄骅县海边的第四个年龄组合贝壳堤,包括张巨河以南的赵家堡、贾家堡等堆积点,<sup>14</sup>C测龄上限都在距今1300年~1100年前后,是“西汉黄河”三角洲的前部边缘。此三角洲的后部是武帝台一线贝壳堤,<sup>14</sup>C测定年代为距今3900年~2800年,西汉前期尚是海岸前线,“汉武帝望海台”正在此贝壳堤上。汉武帝元光三年(公元前132年)河决濮阳,不修二十余年,至元封二年(公元前109年)塞瓠子决口,形成“西汉黄河”,入海口在汉代章武、高成两县之间,是为今黄骅、盐山之间的狭长洼地。“西汉黄河”至王莽始建国三年(11年)迁离,已造成了由武帝台贝壳堤至今海边的土地,故三角洲外缘贝壳堤的年代多在唐宋之时,北端叠压在张巨河、歧口等地的第三组合贝壳堤上。

东丽区军粮城迤东至海边的土地,成陆年代明确,由“北宋黄河”造成。此黄河于北宋仁宗庆历八年(1048年)决于商胡埽,翌年合永济渠北流,入界河东流至泥沽入海,这是这片土地开始堆积的时间。至金世宗大定八年(1168年)“河决李固渡”,经曹州(今山东省菏泽)、单州(今单县)、徐州、邳州(今江苏省邳县),至江苏入海,迁离天津,黄河在此入海一百多年,使海岸线迅速东移到大沽一带,三角洲前缘北侧至汉沽,南侧至歧口,天津平原地理的基本轮廓至此形成。此三角洲外缘亦有新的贝壳堤,见于蛭头沽、大沽、高沙岭等地,开始堆积于距今700年前。

## 第二节 连结天津和中原的“禹贡黄河”

就在天津平原开始成陆的4000年前,中原地区出现了夏政权,中国历史进入夏代。夏朝缔造者大禹,是在治理洪水中脱颖而出的一位英雄,他的活动和天津历史有着密切关系。

大禹所属的夏族,是在豫西、晋南一带发展起来的,地处黄河出三门峡后的黄河下游上段。在全新世大暖期的洪水时期,夏部落的首领

鲧用“障”和“堙”的方法治理水患，因而引起和下游地区颍项、共工氏等氏族部落的强烈冲突，鲧在冲突中失败，尧“殛鲧于羽山”。

鲧死后，使夏族再度兴起的是大禹。由于聚居地的特殊环境，治理水患始终是夏族首领的头等大事。不过大禹摒弃鲧的治水方法，改用疏导。此举不只使自己部族的水患得到解除，同时还使相邻地区亦获其利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记云：“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，厘改制量……高下上下，疏川导滞，钟水丰物。封崇九山，决汨九川，陂障九泽，丰殖九藪，汨越九原，宅居九壤，合通四海。”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记其功绩：“干东土，所活者千八百国，此禹之功也。”当然大禹治水的成功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天时，因为那时全新世大暖期形成的洪水开始过去，但大禹本人也确实付出了艰辛劳动。《孟子》说“禹八年于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”。《庄子·天下》说：“禹亲自操橐耜，而九杂天下之川，腓无胈，胫无毛，沐甚雨，栉疾风，置万国。”正是他的人格魅力，赢得了万世景仰。

禹疏导河北平原的洪水入海，就是沿太行山东麓开辟一条水道，把黄河水引至渤海湾入海，这就是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的“禹贡黄河”，有关文字主要有两段。一段在“冀州”节：“覃怀底绩，至于衡漳……恒、卫既从，大陆既作。岛夷皮服，夹右碣石入于河。”另一段在“导河积石”节：“……东过雒纳，至于大伾。北过降水，至于大陆。又北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入于海。”这两段文字互为补充，展示了《禹贡》黄河由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西侧北流，最后到天津入海的河道位置，兹据有关史籍记述依次叙述如下：

**“至于大伾”** 《史记·正义》引孔安国云：“山再成曰伾。按在卫州黎阳县南七里。”黎阳在今浚县东北，此大伾山是今黎阳东山。

**“至于衡漳”和“北过降水”** 《汉书·地理志》把漳、降二水并列。其在“信都国信都”节云：“故章河、呼池河皆在此，东入海。《禹贡》降水亦入海。”又在“上党郡屯留”节云：“绛水出西南，东入海。”绛水发源的屯留位于清漳上游，为漳水源头的支津所包围，只能入漳，无有独自入海的可能。故《魏书·地形志》云：“绛水自寄氏界来，入浊漳，因名交漳。”因此降水即绛水，也就是漳河，“北过降水”就是北过漳河。

**“至于大陆”和“大陆既作”** 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钜鹿郡钜鹿”节记：“《禹贡》大陆泽在北”。齐召南《水道提纲》云：“北泊即古大陆泽，亦曰钜鹿，亦曰广阿。西受槐河于宁晋南，西南受滏阳南沟水于隆平东北，南受漳水支津于新河西南，北受滹沱于束鹿南。”这个地方相当今河北省隆尧、宁晋、束鹿一带。

**“北播为九河”** “九”在这里不是具体的数字，而是表示古黄河下游枝津之多，《禹贡》另有九江、九山等可证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许商语云：“古说九河之名，有徒骇、胡苏、鬲津，今见在成平、东光、鬲县界中，自鬲以北至徒骇间，相去二百余里。”另在“平原郡平原”节记：“有笃马河”，也是《尔雅》所举“九河”之一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代郡鹵城”节记：“虘池河东至参户入呼池别”。“河间弓高”节记：“虘池别河首受虘池河，东至平舒入海。”西汉东平舒故城是今静海县西钓台古城，故自山东省德州迤北至天津地区，尽是“禹贡黄河”播洒的“九河”之地。

**“恒、卫既从”** “恒”和“卫”分别是二条河流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常山郡上曲阳”节记：“《禹贡》恒水所出，东入滏。”“常山郡灵寿”节记：“《禹贡》卫水出东北，东入虘池。”滏水是今唐河，“虘池”即滹沱河，知“恒”、“卫”分别是这二河的上游支流，按河流会合后下游河道可互称的惯例，亦即指此二河，意思是说此二河随黄河入海。

**“岛夷皮服，夹右碣石入于河”** 这里是说海岛夷人的贡物，经过一个名叫“碣石”的地方，然后进入黄河转输中原。“夹右”表明船经碣石之左，与海岸对碣石构成相夹之势，故此石应在渤海北岸海旁，实即后来秦始皇、汉武帝曾先后登临的碣石。近年在秦皇岛北戴河和绥中墙子里分别发现秦皇、汉武的碣石行宫，碣石应在这一带，例如墙子里附近海中的“姜女石”即极为醒目。

**“同为逆河入于海”** “逆河”是指黄河入海时，尾间部分出现和海潮往回相逆的现象，即郑玄解释的“下尾合为逆河，言相向迎受”。渤海湾西岸地势低洼平缓，海潮上溯距离较远，据河北省《青县志》记载：“其海河潮汐，自大沽海口西抵天津之三岔口，计一百七十里；又自三岔口北溯七十里，抵运河之杨村驿；南溯四十里，抵津属杨柳青；西溯六十里，抵大清河之癩柳

树。”黄河汇聚了发源于太行山区的大部分河流倾注于此,一方面是滔滔河水浩然下泄,另一方面是茫茫海潮强劲上溯,于是出现了河水和海潮往回相逆的自然奇观,给人们以深刻印象,遂有“逆河”之称。

《禹贡》的“河”,在《山海经》也有类似记载,该书《北山经》记自沁水以下有13条河流注入黄河,除丹、淇、漳、滹外,滹水以下还有鄆、般、燕、历、虢、伦、绳六水入河。虽然这六水的名字于今皆已不见,但它们既然都注入黄河,并且又在滹水(今唐河)以下,所以必是今海河北系的河流,囿于地势,这些河流入海地点也只能随“河”在今天津。

记载此河道位置最具体的,是班固修撰《汉书·地理志》时,由于杂采古记,无意中保存了“禹贡黄河”的大量资料,记其越漳水往北,经汉代的邺(今临漳县)、堂阳(今新河县)、鄆(今东鹿县)、高阳(今高阳县东三十里)、容城、安次、文安,然后注入渤海。“河”是古代对黄河的专称,其他河流不得称“河”。“西汉黄河”由黎阳(今浚县)东北流,经内黄、馆陶、清河等地,至邑城后夺漳入海,入海地点在汉代章武县(今黄骅)南,不经上述地区。因此上述地区的“河”必是汉代以前黄河经流的陈迹,即“禹贡黄河”。

大禹开凿“禹贡黄河”,是为了分散黄河水势,《史记·河渠书》记云:“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,水湍悍,难以行平地,数为败。乃厮二渠以引其河,北载之高地,过降水,至于大陆,播为九河,同为逆河入于海。”在此以前,黄河经濮阳、馆陶东北流,由今小清河入海。大禹把主流导向沿太行山东麓北流,从而也减轻了该地区的灾害。不过原先河道并未废弃,所以称“厮二渠”。《禹贡》“济河惟兖州”的“浮于济、漯达于河”,是东渠,其与“北载之高地”的西渠并为“二渠”(图9)。

《禹贡》是记载向中央王朝纳贡的一部著作,其在“至于衡漳”节说:“厥土惟白壤,厥赋惟上上错,厥田惟中中。”这是有关河北平原土壤和农业情况的最早记载,其中自然包括天津平原。又说“岛夷皮服,夹右碣石入于河”,是说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海岛夷人,他们的贡物泛渤海,经碣石,入“禹贡黄河”,转输中原,天津是此河海联运贡道的衔接点。不过《禹贡》成书于周代,其所说的贡赋和贡道可能是周代的情况,但夏代